



散文卷

朱湘全集

朱湘

中国现代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翻译家
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流派「新月派」的代表人物
被誉为「中国的济慈」「诗人的诗人」

朱湘 著
方铭 主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散
文
卷



朱
湘
著
方
铭
主
编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湘全集. 散文卷/朱湘著;方铭主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1

ISBN 978-7-5396-5749-3

I. ①朱… II. ①朱… ②方… III. ①朱湘(1904~1933)
—全集②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C52②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7985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出版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李 芳

出版统筹: 王婧婧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 awpub. 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24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64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朱湘(1904—1933),字子沅,安徽太湖人。他被誉为“新文学成长期的大诗人”,“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”。与他齐名的中国现代作家,如郭沫若、闻一多、徐志摩都有全集出版。在朱湘研究会召开的朱湘学术研讨会上,希望出版《朱湘全集》的呼声很高,广大读者也有热烈的期待,应此需求,本社决定出版《朱湘全集》。

《朱湘全集》汇编了朱湘的全部著作。分卷出版说明如下:

第一卷诗歌卷,收入朱湘 1925 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《夏天》(商务印书馆出版),以及其后的《草莽集》(1927 年,开明书店出版)、《石门集》(1934 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)、《永言集》(1936 年,时代书店出版)。前三本诗集都由作者生前编定,只有《永言集》是作者逝世后,由朱湘的好友赵景深编辑,算是朱湘的遗著。

第二卷散文卷,收编朱湘的《中书集》(1934 年,北新书局出版)、《文学

闲谈》(1934年,北新书局出版)和朱湘散逸的散文评论作品。

第三卷书信卷,收编朱湘的《海外寄霓君》(1934年,北新书局出版),《朱湘书信集》(1936年,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出版),以及陈子善编的《孤高的真情 朱湘书信集》(2007年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中的《集外》,另新收朱湘逸信1封,这样将朱湘书信比较完备地收录,为此,特向陈子善教授表示谢意。

第四卷译作卷(一),编入朱湘翻译的《路曼尼亚民歌一斑》(1924年,北新书局出版),《英国近代小说集》(1929年,北新书局出版)。

第五卷译作卷(二),编入朱湘生前翻译与零散发表的译诗,后来汇编成《番石榴集》(1936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)。

这次出版,为尊重原作者,力求保持朱湘作品的本来面貌,沿用了那个时代的习惯用语与用字,只对个别漏字或误排之处做了校正。

为方便读者分册阅读,每卷附《朱湘传略及其作品》,裨使读者全面理解朱湘的文学贡献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杰出成就。

朱湘逝世过早,但著译丰硕,全集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中书集

- 打弹子 / 003
北海纪游 / 008
咬菜根 / 020
梦苇的死 / 022
书 / 028
空中楼阁 / 031
寓言 / 033
衚衕 / 035
迎神 / 038
日与月的神话 / 041
画虎 / 044
徒步旅行者 / 046
江行的晨暮 / 052

烟卷 / 054
说诙谐 / 062
说自我 / 064
说说话 / 066
想入非非 / 069
我的童年 / 074
投考 / 084
文艺作者联合会 / 089
三百篇中的私情诗 / 092
古代的民歌 / 096
五绝中的女子 / 106
王维的诗 / 110
周邦彦的《大酺》 / 117
《救风尘》 / 119
蒋士铨传 / 125
《吟风阁》 / 133
笠翁十种曲 / 137
评徐君志摩的诗 / 140
评闻君一多的诗 / 154
《尝试集》 / 170
郭君沫若的诗 / 174
《草儿》 / 181
刘梦苇与新诗形式运动 / 186
《翡冷翠的一夜》 / 188
再论郭君沫若的诗 / 190

杨晦 / 192

说译诗 / 196

谈《沙乐美》 / 198

谈《番女缘》 / 202

文学闲谈

文学谈话

一 为什么要读文学 / 207

二 文学与消遣 / 211

三 文学与年龄 / 214

四 禁书 / 218

五 翻译 / 222

六 领域共有 / 227

七 分类 / 230

八 古典与浪漫 / 234

九 “文以载道” / 241

十 异域文学 / 248

十一 贵族与平民 / 252

十二 地方文学 / 258

十三 文化大观 / 263

集外文

桌话 Table-Talk

一 蓝默的《博图夫人关于哑牌的见解》 / 271

二 《统一局》 / 274

- 三 吹求的与法官式的文艺批评 / 276
- 四 《红烛》 / 280
- 五 《小溪》 / 282
- 六 《呐喊》 / 284
- 七 《流云》 / 289
- 白朗宁的《异域乡思》与英诗 / 292
- 一封致友人饶孟侃的公开信 / 301
- 为闻一多诗《泪雨》附识 / 306
- 这是什么意思 / 311
- 说推敲 / 314
- 访人 / 316
- “巴厘曲”与跋 / 318
- 闻一多与《死水》 / 323
- 朱湘致友人书 / 332

附录

- 一 诗的产生 / 335
- 二 谈诗 / 341
- 三 说作文 / 348
- 四 诗的用字 / 353
- 朱湘传略及其作品 孙玉石 / 356



ZHONG SHU JI

中书集

打弹子

打弹子最好是在晚上。一间明亮的大房子,还没有进去的时候,已经听到弹子相碰的清脆声音。进房之后,看见许多张紫木的长台并列排着,鲜红的与粉白的弹子在绿色的呢毯上滑走。整个台子在雪亮的灯光下照得无微不见,连台子四围上边嵌镶的菱形螺钿都清晰的显出。许多的弹竿笔直的竖在墙上。衣钩上面有帽子,围巾,大氅。还有好几架钟,每架下面是一个算盘——听哪,塔啦一响,正对着门的那个算盘上面,一下总加了有二十开外的黑珠。计数的伙计一个个站在算盘的旁边。

也有伙计陪着单身的客人打弹子。这样的伙计有两种,一种是陪已经打得很好的熟客打,一种是陪才学的生客打。陪熟客打的,一面低了头运用竿子,一面向客人嬉笑的说:“你瞅吧!这竿儿再赶不上你,这碗儿饭就不吃啦!”陪生客打的,看见客人比了大半天,竿子总抽上了有十来趟,归根还是打在第一个弹子的正面就不动了,他看着时候,说不定心里满觉得这位客人有趣,但是脸上决不露出一丝笑容,只

随便的带说一句：“你这球要低竿儿打红奔白就得啦。”

打弹子的人有穿灰色爱国布罩袍的学生，有穿藏青花呢西服的教员，有穿礼服呢马褂淡青哗叽面子羊皮袍的衙门里人。另有一个，身上是浅色花缎的皮袍，左边的袖子掳了起来，露出细泽的灰鼠里子，并且左手的手指上还有一只耀目的金戒指。这想必是富商的儿子罢。这些人里面，有的面呈微笑，正打眼着“眼镜”。有的把竿子放去背后，作出一个优美的姿势来送它。有的这竿已经有了，右掌里握着的竿子从左手手面上顺溜的滑过去，打的人的身子也跟着灵动的扭过，再准备打下一竿。

“您来啦！您来啦！”伙计们在我同子离掀开青布绵花帘子的时候站起身，来把我们的帽子接了过去。“喝茶？龙井？香片？”

弹子摆好了，外面一对白的，里面一对红的。我们用粉块擦了一擦竿子的头，开始游戏了。

这些红的、白的弹子在绿呢上无声的滑走，很像一间宽敞的厅里绿毡氍上面舞蹈着的轻盈的美女。她披着鹅毛一样白的衣裳，衣裳上面绣的是金线的牡丹，柔软的细腰上系着一条满缀宝石的红带，头发扎成一束披在背后，手中握着一对孔雀毛，脚上穿的是一双红色的软鞋。脚尖矫捷的在绿毡氍上轻点着，一刻来了厅的这方，一刻去了厅的那方，一点响声也听不出，只偶尔有衣裳的窸窣，环佩的丁当，好像是替她的舞蹈按着拍子一样。

这些白的、红的弹子在绿呢上活泼的驰行，很像一片草地上有许多盛服的王孙公子围着观看的一双斗鸡。它们头顶上戴的是血一般红的冠。它们弯下身子，拱起颈，颈上的一圈毛都耸了起来，尾巴的翎毛也一片片的张开。它们一刻退到后头，把身体蜷伏起来，一刻又奔

上前去,把两扇翅膀张开,向敌人扑啄。四围的人看得呆了,只在得胜的鸡骄傲的叫出的时候,他们才如梦初醒,也跟着同声的欢呼起来。

弹子在台上盘绕,像一群红眼珠的白鸽在蔚蓝的天空上面飘扬。弹子在台上旋转,像一对红眼珠的白鼠在方笼的架子上面翻身。弹子在台上溜行,像一只红眼珠的白兔在碧绿的草原上面飞跑。

还记得是三年前第一次跟了三哥学打弹子,也是在这一家。现在我又来这里打弹子了,三哥却早已离京他往。在这种乱的时世,兄弟们又要各自寻路谋生,离合是最难预说的了;知道还要多少年,才能兄弟聚首,再品一盘弹子呢?

正这样想着的时候,看见一对夫妇,同两个二十左右的女子,带着三个小孩子,一个老妈子,进来了球房:原来是夫妻俩来打弹子的。他们开盘以后,小孩子们一直站在台子旁边看热闹,并且指东问西,嘴说手画,兴头之大,真不下似当局的人。问的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,还要牵住母亲的裙子或者抓住她的弹竿唠叨的尽缠:被父亲呵了几句,才暂时静下一刻,但是不到多久,又哄起来了。

事情凑巧:有一次轮到父亲打,他的白球在他自己面前,别的三个都一齐靠在小孩们站的这面的边上,并且聚拢在一起,正好让他打五分的;那晓得这三个孩子看见这些弹子颜色鲜明得可爱,并且圆溜溜的好玩,都伸出双手踮起脚尖来抢着抓弹子;有一个孩子手掌太小,一时抓不起弹子来,他正在抓着的时候,父亲的弹子已经打过来了,手指上面打中一下,痛得呱呱的大哭起来。老妈子看到,赶紧跑过来把他抱去了茶几旁边,拿许多糖果哄他止哭。那两个孩子看见父亲的神气不对,连忙双手把弹子放回原处,也悄悄的偷回去茶几旁边坐下了。母亲连忙说:“一个孩子已经够嚷的啦。咱们打球吧。”父亲

气也不好，不气也不好，狠狠的盯了那两个孩子一眼，盯得他们在椅子上面直扭，他又开始打他的弹子了。

在这个当儿，子离正向我谈着“弹子经”。他说：“打得妙的时候，一竿子可以打上整千。”他看见我的嘴张了一张，连忙接着说下：“他们功夫到家的妙在能把四个球都赶上一个台角里边去，而后轻轻的慢慢的尽碰。”我说：“这未免太不‘武’了！大来大往，运用一些奇兵，才是我们的本色！”子离笑了一笑，不晓得他到底是赞成我的议论呀还是不赞成。其实，我自己遇到了这种机会的时候，也不肯轻易放过，可惜本领不高，只能连个几竿罢了。

我们一面自己打着弹子，一面看那对夫妇打。大概是他们极其客气，两人都不愿占先的原故，所以结果是算盘上的黑珠有百分之八十都还在右头。我向四围望了一眼，打弹子的都是男人，女子打的只这一个，并且据我过去的一点经验而言，女子上球房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。我想了一想，不觉心里奇怪起来：“女子打弹子，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！毡氈的平滑比得上她们肤容的润泽，弹竿的颀长比得上她们身段的苗条；弹子的红像她们的唇，弹子的白像她们的脸；她们的眼珠有弹丸的流动，她们的耳珠有弹丸的匀圆。网球在女界通行，连篮球都在女界通行，为什么打弹子这最美的、最适于女子玩耍的，最能显露出她们身材的曲线美的一种游戏反而被她们忽视了呢？”那晓得我这样替弹子游戏抱着不平的时候，反把自己的事情耽误了，原来我这样心一分，打得越坏，一刻工夫已经被子离赶上去半趟，总共是多我一趟了。

现在已经打了很久了，歇下来看别人打的时候，自家的脑子里面都是充满着角度的纵横的线。我坐在茶几旁边，把我的眼睛所能见到

的东西都拿来心里面比量,看要用一个什么角度才能打着。在这些腹阵当中,子离口噙的烟斗都没有逃去厄难。有一次我端起茶杯来的时候曾经这样算过:“这茶杯作为我的球,高竿,薄球,一定可以碰茶壶,打到那个人头上的小瓜皮帽子。不然,厚一点,就打对面墙上那架钟。”

钟上的计时针引起了我的注意,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。我向子离说:“这个半点打完,我们走吧。”

“三点! 一块找! 要辅币! 手巾! …… 谢谢您! 您走啦! 您走啦!”

临走出球房的时候,听到那一对夫妻里面的妻子说:“有啦! 打白碰到红啦!”丈夫提出了异议。但是旁观的两个女郎都帮她:“嫂嫂有啦! 哥哥别赖!”

北海纪游

九日下午，去北海，想在那里作完我的《洛神》，呈给一位不认识的女郎；路上遇到刘兄梦苇，我就变更计划，邀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。那里面有一条槐树的路，长约四里，路旁是两行高而且大的槐树，倚傍着小山，山外便是海水了；每当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的时候，到这槐荫之路上来散步，仰望是一片凉润的青碧，旁视是一片渺茫的波浪，波上有黄白各色的小艇往来其间，衬着水边的芦荻，路上的小红桥，枝叶之间偶尔瞧得见白塔高耸在远方，与它的赭色的塔门、黄金的塔尖，这条槐路的景致也可说是兼有清幽与富丽之美了。我本来是想去那条路上闲行的，但是到的时候天气还早，我们就转入濠濮园的后堂暂息。

这间后堂傍着一个小池，上有一座白石桥，池的两旁是小山，山上长着柏树，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，池中游鱼往来，间或有金鱼浮上。我们坐定之后，谈了些闲话，谈到我们这一班人所作的诗行由规律的字数组成的新诗之上去。梦苇告诉我，有许多人对于我们的这种举动大不以为然，但同时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向来对新诗取厌恶态度的人；一